

名家写运城

时代风流

朋友说去运城不看盐湖，如同去西安不登城墙，总像是缺了魂魄的。于是，在一个秋意已深的早晨，我跟随采风团的作家朋友们踏上了前往盐湖的路。起初，我心中怀揣的，是四千年的盐运历史——舜帝抚琴吟唱《南风歌》的宽仁，蚩尤折戟沉沙的悲壮，盐商车队在黄土高原上碾出的蜿蜒辙痕。我以为我将步入的是一部摊开在天地之间的史书。然而，当我真正立于湖畔，预想中那扑面而来的历史压迫感，却并未如期而至。

眼前，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白。那不是雪落的纯白，也非纸张的素白，而是盐——大地凝结，岁月沉淀所独有的，一种带着粗粝质感的、沉默的银白。盐田阡陌纵横，将湖面分割成一片巨大的棋盘，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，与淡青色的天际线交融。秋日的阳光斜斜地洒下，在无数盐晶的棱角上跳跃、碎裂，化作亿万点细碎的星芒，并不刺眼，只是温存地闪烁着，风从湖上吹来，带着一股浓浓的咸息，不浓烈，不腥膻，只是固执地萦绕在鼻端，如同一声低回千年的叹息。

这片土地，仿佛一位入定的老僧，不言不语，不悲不喜，只是在安静地等待。我那被文字填满的喧嚣的思绪，在这无边际的静默里，竟也渐渐沉静下来。历史似乎并未写在书卷上，而是溶解在这空气里，渗进这土壤中。

这次采风活动是由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安排的。此行颇有意思，不言“参观考察”，只道“体验感知”。第一站，便是那依着盐滩地势开凿的温泉。

池水碧绿，在微凉的空气中蒸腾着绵绵白汽，像大地缓缓睁开的、温润的眼眸。褪去外在的衣衫，也仿佛卸下一身尘世的负累，我将身体沉入那一池温暖之中。一声满足的喟叹，几乎要脱口而出。那热力，迥异于家中浴室的燥热，它浑厚、沉实，带着大地母体般的包容，从四面八方温柔地围拢，如无数双柔软的手，不疾不徐地按摩着每一寸肌肤，每一处关节。连日奔波积攒的僵硬，点酥彤形格下的酸楚，都在这温汤的怀抱里，一点点被软化、被消解，最终化作无形的倦意，从张开的毛孔中悄然溜走。

同行的文友们，起初还伴着水声低语谈笑，片刻之后，便都默契地沉寂下来。有人仰靠池边，闭目养神；有人凝视远方，神游天外。水汽氤氲，模糊了彼此的面容，也模糊了时间的刻度，远处，盐滩与天空相接，几朵流云悠然漫步，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中，虚实交错，竟让人一时恍惚，分不清何为天，何为水，何为真实，何为倒影。

那一刻，所有的历史与文化，所有的想象与期待，在身体最直接的感知面前，都显得过于迂阔了。这片土地，正用它最原始、最朴素的方式——温暖，来与我们对话。它似乎在说：“且放下你的头脑，先让你的身体，与我和解。”若说温泉是“融”，是让紧绷的身心在自然的怀抱中彻底松绑；那么接下来的盐浴，便是“砺”，是一场借由物质的纯净来完成的精神洗礼。盐浴区，是更为纯粹的白。那不是冬月初雪的蓬松，也非白糖的甜腻，而是盐粒层层堆叠、紧密相依所形成的，一种具有冷峻质感的、矿物物质的白。一旁有浅池，池中是饱和的盐水，伸手探入，触感滑腻异常。而我更倾心于“干浴”。那是一个更为开阔的盐池，里面铺满了雪白的盐粒，深可及半身。我学着文友的样子，缓缓坐下，再顺势躺倒，文友拿起铲子将我埋入其中。沙沙沙——无数细小的晶体在身下发出轻微的、细碎的声响，像是大地在耳畔的低语。盐粒初时带着秋日的凉意，接触久了，便被体温渐渐温暖。

身体被完全埋藏在这片纯白之下，一种奇异的感受开始蔓延。仿佛周身附着着、来自浮世的尘埃与油膩，连同内心那些芜杂的、浮躁的念头，正被这绝对的纯净悄无声息地吸附、剥离。盐，这大海的遗珍，生命的基石，自古便与洁净、盟约紧密相连。此刻，躺在这千年盐湖的怀抱里，我仿佛也经历着一场庄严的仪式。

约莫一刻钟后，我从盐堆中起身，细碎的盐粒如流水般从身上滑落。肌肤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：光滑、紧绷，通透。这感觉，不似温泉后的慵懒欲睡，而是一种从内到外的清明与振作。像一株久旱的植物，在雨后洗尽尘埃，每一片叶子都舒展开来，透着焕然新生的活力。

从水的“融”，到盐的“砺”，接下来，便是直抵本源的“归”——泥藻浴。那泥，取自盐湖最深处的底床，未经任何雕饰。色泽是沉郁的墨黑，其间又隐隐透出些藻类生命的幽绿。它们被盛在宽大的池中，黏稠，冰凉，凑近了，能闻到一股混合着水汽、矿物质与远古微生物的、复杂而原始的气息，那是大地深处最真实的味道。

望着那一片沉寂的、深渊般的泥沼，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本能的踌躇。这似乎是一场比盐浴更为彻底的邀约，它邀请你暂时抛却现代文明赋予的所有体面与矜持，回归到一种与泥土肌肤相亲的原始状态。

“下来吧，这泥里，藏着盐湖的魂呢。”身旁的土兄笑着鼓励，他率先捞起一大捧黑泥，毫不犹豫地涂抹在自己裸露的臂膀上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仿效着他的样子，将双腿探入泥中。那触感凉滑如凝脂，又带着细微的颗粒感。我将这凉沁沁的泥浆，从脚踝往小腿一寸寸涂抹开来。初始的凉意过后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被包裹的实在感。一股深沉而持续的暖意，不再停留于表面，而是向着肌肤深处、向着四肢缓缓渗透。这感觉奇妙至极：身体分明被这厚重的泥浆所束缚，动弹不得，内心却反

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安稳与踏实。土兄在一旁喊道：“这泥不仅能吸掉我们身上的脏东西，还能‘镇’住我们那颗浮飘飘的心哩！”说着，他干脆钻进了泥藻里。

诚哉斯言。当泥浆在体表慢慢干涸，收缩，形成一层坚硬的壳，我感觉到所有的躁动与杂念，似乎也一同被这大地之铠“镇”住了，压稳了。心，像一泓被投入明矾的浊水，所有的纷扰渐渐沉淀，最终归于一派澄澈的宁静。这沉默的泥，是亿万年时光的沉淀，是无数生命轮回后的精华。它不言不语，却用它全部的厚重，诉说着关于根基、关于承载、关于回归的古老寓言。

待泥壳干透，走到一旁的洗浴区冲洗。清水流过，泥块簌簌剥落，露出底下干净异常的皮肤，甚至透出一种淡淡的、玉石般的光泽。擦干身体，不仅觉得通体舒泰，步履轻快，更似有一股沉静而强大的力量稳稳托起，轻飘飘地浮在了水面上。无需任何动作，便如一片羽毛，安然悬停。当

经历了泥的“重”，最后一程，是去体验那极致的“轻”——浮浴。浮浴区设在一个极为安静的区域，室中一方浅池，池水因富含矿物质而呈现出淡淡的琥珀色泽，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光。据说，其浓度之高，足以让人如卧云端，自然漂浮。

我小心翼翼地踏入池中，水温与体温相仿。然后，缓缓向后仰躺——果然，身体被一股柔和而强大的力量稳稳托起，轻飘飘地浮在了水面上。无需任何动作，便如一片羽毛，安然悬停。当

双耳没入水中，外界的声音瞬间被隔绝殆尽。世界，在刹那间归于一片鸿蒙初开般的、绝对的寂静。起初，还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中搏动的节律，咚咚，咚咚，像来自远古的、生命的鼓点。渐渐地，连这鼓点也模糊了，消逝了。水温与体温彻底融为一体，再也感觉不到水与皮肤之间的界限。仿佛我的身体也化作了水，或者说，水成了我身体的延伸。在这绝对的失重与寂静里，先前所有的感官体验——温泉的暖融、盐浴的净砺、泥藻的厚重——都仿佛被这“空无”之境吸纳、整合，最终归于一片混沌的宁静。

没有重量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边界。我仿佛漂浮在宇宙太虚之中，又似回归到生命最初的、温暖的子宫。这是一种深度的冥想，是精神暂时挣脱了肉体桎梏的、短暂而奢侈的自由。脑海中偶尔飘过的一丝杂念，也如投入水中的墨滴，稍纵即逝，了无痕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洞悉了这片盐湖最深处的秘密：它给予我们温暖，磨砺我们身心，用厚重滋养我们灵魂，其最终极的目的，或许就是为了将我们引向这内在的、深沉的静默。在这里，时间停滞，万物归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缓缓从池中起身。推开房门，重返人间，感觉空气、光线，乃至自己的呼吸，都变得格外清新、明亮。

再次漫步于盐湖岸边，整片盐池像无数落入凡间的星星在眨着眼睛。皴裂的湖床，如同老人额上深刻的皱纹，写满岁月的沧桑；一丛丛耐盐的碱蓬草，在秋风中轻轻摇曳，那一点顽强的绿意，在这片银白的世界里，显得格外动人。远处，仍有盐工在辛勤劳作，他们弯腰的身影，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，与远处起伏的硝堆、湿地间起落的候鸟，共同构成一幅生动而和谐的画卷。

“这湖，养了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啊。早些年，是靠它采盐吃饭，汗珠子摔八瓣；现如今，是靠它看景待客，迎来送往。说到底，都是靠着这湖水的恩赐。”工作人员指了指远处那些洁白的硝堆，“在你们看来，那是风景；在我们看来，那是祖宗留下的活计，是印记。”

我默然点头。此刻，眼中的白，不再是单调的荒芜，而是岁月结晶的智慧；鼻端的咸，不再是单纯的苦涩，而是生命本源的味道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根基。历史的厚重感，终于不再仅仅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，它变成了渗入毛孔的咸，贴在肌肤上的暖，沉淀在心底的静。舜帝之歌，蚩尤的热血、盐商的车辙，原来都未曾远去，它们化作了这盐、这水、这泥，在这片湖中静静沉睡，等待着与每一个愿意俯下身来的心灵，悄然相遇。

临上车前，土兄将工作人员帮他抓拍的一张照片发给我，一个刚从泥藻里钻出来的泥娃，笑得纯粹，笑得纯净。

中条山依旧苍翠，黄河水依旧浑黄，历史的浪涛依旧奔涌东去，仿佛一切都在流逝。唯有那山冈上的松柏，历经四时更迭、风霜雨雪，却始终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杳然不动。想起中唐文坛领袖韩愈于此留下的诗句：“条山苍，河水黄。浪波云去，松柏在山冈。”这盐湖，这短短半日所经历的暖、砺、重、轻，所赐予我的，或许正是这“松柏在山冈”般的定力。它以温暖融化心防，再以洁净磨砺尘俗，继而以丰厚滋养根基，最终，引你遁入空无，找到那份源自生命深处的寂静与安宁。

离开盐湖时，我的发间依然带着细碎的盐晶，衣服上，也浸染了那股淡淡的咸味。我想，这大约是盐湖执意留下的印记。

这一场采风，采的早已不是风土，而是心境。它会将像这盐粒溶解于日常清水之中，在往后喧嚣纷扰的岁月里，默默地、持续地释放它的力量，提醒着我：且停下来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就如同聆听那盐湖深处，穿越了四千年时光的、静默而悠长的回响。

作者简介：水孩儿，原名吴燕燕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那段梦里花开的日子》《东家火西家烟》、非虚构《二月或雨水》《忽然而已》、纪实文学《黄河好人》等。

作品曾获 2024 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、世界华人周刊 2025 年度影视文学奖、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、世界华语文学奖等奖项。

时代风流

墙上的奖状和果园送饭人

■管 喻

十几年来，我很少去农村，对农村的情况也不怎么了解了。我曾问过自己好多次：在今天的农村，在万千农家的舌尖上，说道的都是乡村的什么人，传扬的都是什么样的乡村故事？我回答不了，但相信只要去农村走走就能知道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我跟随朋友来到他的家乡做客。他的家乡在临猗县北辛乡王申村。未进村子时他就在车上介绍说：王申村是一带有名的大村，全村有 3000 口居民、1 万亩土地。万亩土地中有 9000 亩果树，苹果、葡萄、梨、桃、杏、柿子、枣，品种不少，其中苹果最多。村民以果为业，种果有方，出产的苹果个大、形美、味好，畅销国内外，也给全村换来了富裕生活。

他告诉我：王申村还有个很大的名气，那就是它是闻名全县的文化村和教育村。自 1977 年我国高考制度恢复以来，这个村就出了 650 多名大中专学生，其中硕博生就有几十名。人们崇德尚文，讲文明、讲道德蔚然成风。他举例说：近年来，村里把锣鼓都敲到香港去了，还举办过 4 届村民书法展览会，每一届都办得红红火火。村里连续 40 多年举办“孝顺媳妇”、文明家庭和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。



非常记忆

储冬菜

■张宝晶

小时候，我们农村老家有“过冬不储菜，必定要受害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，立冬后住往有寒流，白菜要是被冻了就不能储存了，所以乡亲们要赶在立冬前把地里大白菜的根给砍了。然后，在菜地里挖一个一米多深的土坑，把大白菜一棵挨一棵竖着排列在里面，接着在上面扔两捆玉米秆。白萝卜、胡萝卜基本上也是这样保存，只是把它们长缨子的顶部用刀切下，这样它的养分不会流失。

垣曲老家储冬菜，还有一种形式，即擢菜（腌酸菜）。擢菜的原料单一，就是芥菜。村里人提前把芥菜从菜地里挖出来，当即就用镰刀或菜刀将其须根削掉。第二天一早，各家各户一担担地把它担到河边去洗，并用破碎的碗片把芥菜疙瘩刮得干干净净。感到芥菜不够的家户，也会洗些白菜叶或白萝卜顶替。这时的天气比较冷，在河边洗菜不好受，不好受也得干。

洗完担回家，放在苇箔上控水。再在案板上先用镰子把芥菜疙瘩擦成丝，用菜刀把其茎叶切碎。然后，将二者在席子上搅拌均匀，装进一个早就置于比较凉爽房子的瓮里，边装边用杵捣实，等把菜装完，再放一块既圆又平的石头压住。第二天把晾凉的白开水倒进瓮里，用算算盖好。这时，擢菜的任务才算画上圆满的句号，剩下的就交给了时间。平常家庭，每年擢一瓮，大致二百斤。

有十天八天工夫，擢菜就腌好了。吃时，将葱花、蒜末、姜末、辣椒丝在油锅里过一下，再放进从擢菜瓮里挖出的菜和熟牛肉丁，大火炒几下就可以出锅。把在另一个锅里煮好的面条用篱篱捞在碗里，浇些擢菜，吃起来那真叫一个美！这些年，老家的亲戚常捎些擢菜让我们吃个稀罕。老伴说一吃擢菜干面，就想到了小时候农村的生活，就想到了去世的妈妈！

说起汽车就进了村子。村街两旁的墙壁和电杆上，装点着许多牌匾和板报，上面书写的，尽是宣扬文明道德的内容。一座座农家门楼上，都用石板或水泥板镌刻着楹联和匾额。汽车经过的村戏台和健身广场，也都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向朋友提要求说：“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请您帮我找一位村里比较出名的模范人物，我想跟他聊几句。”朋友说：“这太简单了！哦，咱就找我表姐来聊吧。几十年来，她年年当模范，这模范那模范，奖状和奖品都能装一大柜子了。不过她可是个大忙人！”

门楼上刻着“耕读传家”4 个大字的，便是朋友表姐的家。他表姐叫李雪艳，1952 年生，已是 73 周岁的人了。李雪艳不在家。她丈夫冯重阳听说有人找，满身汗水跑回来了。他说：“眼下正是我村的忙季，桃、葡萄和早熟的苹果、梨，要赶紧摘下来卖哩。人们都在果园里下果子，顾不上做饭也顾不上回村来吃饭。我儿子在村里办了个食堂，雪艳就开着三轮车把食堂的饭菜送到果园里去。哦，一天要送几十桌、上百份饭菜哩。”我说：“她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开车来回跑吗？”冯重阳说：“能，跑得比风还快！”

的老大娘，她曾担任村妇女主任达 20 多年之久，对每户村民的情况都很熟悉。她说：“雪艳品行好、苦头好、热心和善，和睦邻里。在家是顶梁柱，在外是女强人。到现在村里人还常常讲说她的故事哩，雪艳永远都是全村人的榜样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李雪艳送完早饭回来了。她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看上去十分健康麻利。她说：“不要说我有多好——其实咱村里比我好的人多着哩！”说完她对我们说：“娃打电话说食堂没水了，我要赶紧去拉水哩。不能耽搁了干活人的午饭。”我问她去哪儿拉水，她说：“万荣王显村。离我村不到 3 公里。”我问她是开车去吗，她说：“是，一回要拉几百公斤水哩。”她开着农用三轮车走了，真的像风一样快。

那天天气特别热，气温已达 37℃。天热不挡得住人，村街上高大的果棚底下，十几名妇女正说着有笑地给刚采摘回来的苹果装箱封包。她们的鬓角滴着汗珠，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我问她们累不累。一位 60 岁左右的大姐指着李雪艳的背影说：“你看人家，70 多的人了，可她的跌打（干）劲儿，比年轻人人都家伙（厉害）！”

我问：“大姐，你们知道李雪艳的故事吗？”“咋会不知道？我们上午刚吃过她送的饭菜，刚才那会儿还在说她的故事哩。”“李大姐的故事很鼓劲，我们爱讲也爱听。”妇女们七嘴八舌回答着。

一阵风吹过乡村街巷，拂过我的脸颊。我忽然心有所悟：田野里刮来的，永远是自然的风；乡间流传的，永远是那些贤良感人的故事……



鹤雀楼

「让文物讲故事」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

千年北辛舍利塔 朱宝林 作

运城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

师部大院的警卫连、侦察连请几个战士，帮忙把冬菜放进菜窖里。我用砖块和树枝做成类似书架的架子，把白菜一层层地摆在上面，每棵、每层菜之间都留有空隙，以便空气流通。萝卜则倒在地上用土埋好防止空心。

每家的菜窖口都有用木板做成的盖子。天好时打开，晚上或遇到气候恶劣的日子就把它盖上。有时忘了盖，窖里的白菜就会受冻。因操心不够，菜窖的温度有时热有时冷。这样，一棵白菜到吃的时候，只剩下不大的菜心。有时忘了打开菜窖的盖子，窖里温度高，土豆、萝卜就会长出芽子。我有几次半夜里从热被窝爬起来，出去盖菜窖口。空闲时间，还得把不能吃的菜倒腾到窖外。为了吃冬菜，那些年真没少操心。

家里没菜了，要去窖里拿。先系好绳子的筐子或小桶吊到窖内，我再从一米见方的窖口踩着搭在窖里的小木梯下去。人上来后，再把菜提上来。窖内外温差大，窖口全是冰碴子，手扒在这里冰冷冰冷，三两分钟就被冻得像胡萝卜，回到屋里得在火炉旁暖半天才能缓过劲。

部队家属来自五湖四海。他们把全国各地吃白菜的经验带到部队，记得有的人白菜帮子不舍得扔，剁碎了挤出水分，放点油吃荤馅儿，吃素馅则放点虾米。拌好馅，蒸包子包饺子都好吃。有的人把白菜帮子切成薄片，做醋熘白菜。他们大火热油，倒进白菜帮，再倒醋，翻几下锅，最后出锅前用土豆粉勾芡，色泽明亮，蒜香扑鼻，下酒下饭都好。还有的人把白菜心凉拌，切成细丝后加盐、加味精、加醋，再倒点河南籍战友们探亲回来给的小磨香油，那真叫一个好吃。特别是节假日叫几个战友喝酒时，这道菜最受大家欢迎，也吃得精光，还要再拌两盘，真爽快！

如今，无论春夏秋冬，老百姓餐桌上可选择的食物和蔬菜很多，大量存储冬菜的举动行为，都已随着时光渐渐隐去，变成老年人的永久记忆。